

聊斋闲品 年画 韩峰

儿时过年，年集上最亮眼的要数年画了，那些色彩纷呈的年画，有表现传统戏曲故事的《群英会》《宝莲灯》《盗仙草》《杨家将》《西厢记》...

年画是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植根于汉代的沃土，发出嫩绿的萌芽，唐宋时伸出青枝绿叶，明清时已繁花似锦。它最初并不叫年画，在宋代被称为“纸画”，明代被称为“画贴”，清代称为“画片”“画张”“卫画”等...

年画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画”。千百年来，年画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桃符、神荼、郁垒、灶神、财神、观音、八仙、寿星、仕女、娃娃、春牛图、岁朝图、戏曲人物、历史故事、动物花卉、耕织农作、风光美景等等，真是应有尽有，举不胜举。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年画的内容也随之变化。内忧外患的清末民初，出现了反抗列强侵略、提倡爱国、描绘新事物等内容的年画。抗战时期，出现了大量宣传抗战、鼓舞士气的年画，骑马、戴钢盔、挎钢枪的威风凛凛的抗日军人、脚踩“小鬼子”的援华抗日的美国飞虎队、挥舞大刀的解放区军民等年画，成为百姓心中最能打“小鬼子”的门神和年画。

古时年画的作坊，除少数边远地区外，几乎遍布全国。它的制作由最初的人工绘制、木印、水印套色、半印半画、石印，已发展到今天现代化的胶印。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杨家埠、陕西凤翔、开封朱仙镇、河北武强、四川绵竹等地久负盛名的年画，穿越了数百年的时光隧道，至今仍以不同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传承着古老的民间美术，靓丽着各自的熠熠光彩。

从早期的自然崇拜和神祇信仰到驱邪纳祥、祈福禳灾，从喜庆欢乐、美化环境到寓教于乐、审美欣赏，年年岁岁紧随时代的步伐如约而至，刻画着中国时代方面的生活风貌，表达着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和美好祝愿，渲染着过年欢乐喜庆的气氛，点缀着人们五彩缤纷的新生活，慰藉着人们的心灵，寄托着人们对新的一年吉祥如意的憧憬。

到了又一村，在包间里坐下，一壶茶初上，微茹一边等，一边痛感礼教吃人，这都民国七年了啊，堂堂的留美硕士，河南预校高级教员，婚姻大事自己居然做不得主，越想越悲愤难抑，只想仰天长啸一番。正胡思乱想中，堂伙（清末民初，开封饭庄里负责迎送往来之人，类似于今天的大堂经理）殷勤着推开门，腰躬得跟只虾米似的，随之进来的却是个十多岁的少年，马褂长衫，皮底布鞋，个头倒跟微茹相仿。少年看了看微茹，脸上看不出表情，紧跟着他的一个仆从早挪过椅子，拿袖角擦拭干净，请少年落座。少年飘然坐下，笑道：“在下文惠蕙，沈先生吧？”

微茹一笑，不卑不亢道：“正是。文少爷久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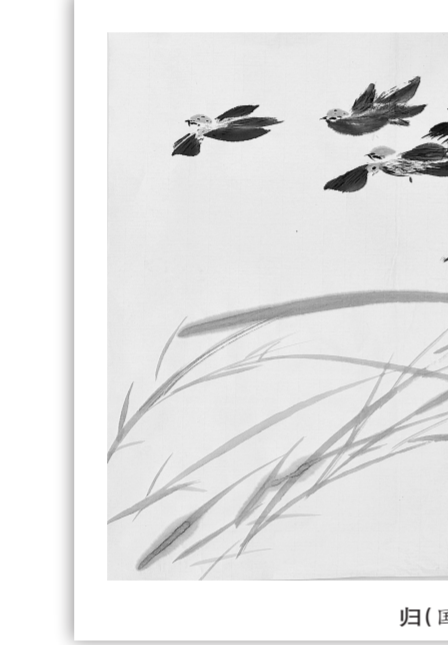
惠蕙左右打量了一下微茹，道：“家姊已在隔壁包房相候，还望沈先生移步。”惠蕙语气平缓，却也不许微茹犹豫，朝旁边一个眼色，仆从便过来笑容可掬地哈腰伸手，请微茹过去。微茹气得脚心直痒，恨不能一脚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踢出窗外，

灯下漫笔 神奇的老井 王全忠

我家门前偏南五米的地方，有一只老井。这眼井有三丈多深，井口直径约70厘米。老井历史悠久，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年代；老井水量充足，数百年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老井水质洁净，水味甘甜，在周边村庄的众多水井中极为罕见。瓦沟村的村民们尊称它为“龙泉”。虽然历经战乱、灾荒，它依然雄踞在原处默默无闻地为瓦沟村民服务了两百余年。这眼井既是这个村的“风水宝地”，也是村民的精神寄托之处，又是乡亲们交流思想、增进友谊的神圣课堂。

爷爷曾对父亲说过，清代举家从大槐来到瓦沟村时，就已经有了这眼井。从爷爷算起，到我的孙辈们，先后五代人都是靠这眼老井哺育的。儿时父亲打水的熟练动作及轻盈姿态，至今还在脑海中经常浮现。这眼老井设备很简陋：井筒没有砌砖，井口四周铺了四块石条，安装了井架和辘轳。由于年代久远，井壁满身沧桑，井台上的石条也被踩成平滑踏板，失去了昔日的棱角。但说来也怪，数百年来井壁竟然没有坍塌，历经多次雷雨交加，它却安然无恙。上世纪80年代中期，周边兴建煤矿导致老井水位下降，尽管村民们齐心协力掏了几次，最终没有

挽回它干枯的命运。村民们对此无不感到惋惜和遗憾。



归(国画) 程龙

如果把一年的365天看作是一本厚厚的书籍，那么腊月毫无疑问就是这本书中最精彩的篇章。在童年的记忆中，一步跨入腊月的门，年味越来越浓，大人小孩的日常生活也往往围绕着过年这一喜庆主题徐徐展开，而此时关于一场杀年猪的好戏就要上演了。

“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小年就杀猪”。在我小时候，这是临近年关大人哄小孩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豫中平原的乡间，进入腊月以后，除了娶媳妇办喜事外，最大的事就是杀年猪了。农人们习惯于入冬逮猪娃儿，稀汤寡水喂上一年多，到了第二年过年时猪长够一年，就可以杀了或卖了。这种猪俗称“隔年猪”，肉质鲜嫩又耐嚼，是猪肉中的上品。当然，不是家家户户都杀猪，大多数人家都是将猪直接卖给猪贩子，而杀年猪的一般是孩子娶媳妇的人家，过年走亲戚要送给娘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送礼肉，杀一头猪，留够送礼的肉，剩下的卖给乡邻换成钱，自家享用的只是猪杂碎。

话音刚落，但见一个妙龄女子已在屋中，女子生得珠圆玉润，中等身材，两弯细眉，双眼黑而亮，皮肤在本国人中算是白的，却也衬得脸颊几点雀斑有些醒目。微茹明白，这便是文家大小姐惠蕙了。惠蕙显然不敢抵拒姐姐，哼了一声，和仆从出去，房间里只剩下惠蕙和微茹。民国初年，前清遗风尚烈，大凡青年男女见面，总还有些授受不亲的忌讳，尤其是文家这样的大户人家，讲究就更多。惠蕙却仿佛全无忌，不慌不忙坐下，一双眼始终盯着微茹，两人相视片刻，惠蕙忽地一笑，道：“广州番禺的那位金小姐，还有才回国吧？”

微茹蓦地一怔，满头满身都像被冰水浇过，一肚子火苗转瞬即灭，张口结舌道：“文——文小姐这是何意？”惠蕙并不回话，而是淡淡一笑，掏出一封信来，拍在桌上，抽出信纸，展开读道：“Ah! Let me blameless gaze upon, features that seem at heart my own; nor fear those watchful sentiments, who charm the more

their glance forbids, chaste-glowing, underneath their lids, with fire that draws while it repels.”选自美国诗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美国散文家、诗人)的《致伊娃》。译文：啊！我要大大方方面对心

活动虽然不具科学道理，甚至带有迷信色彩，但却充分展示了人们的精神寄托和美好愿望。这眼老井既是村民们交流思想的理想场所，又是培育乡亲们良好风尚的室外课堂。每天早上，村上近20户人家几乎都要去井上打水，像开会一样。天刚亮，人们就从四面八方涌向井边。我家门前顿时热闹起来，男丁们在议论着今天干什么农活，或是赶集买什么东西；妇女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着中午做什么好吃的，有的则串联着结伴去河边洗衣裳；老人们一边吸烟，一边兴致勃勃地聊天；随大人来的孩子们在井边的空地上打闹玩耍；有些年轻小伙子趁机对嫂子们说上几句俏皮话，甚至巧妙地骂上几句开开心，引来阵阵笑声……

来挑水的人们十分自觉，先来后到排队取水。村上民风朴实，人们互敬互让：年轻人让老年人，男人们让女人，大人们让小孩。我十来岁学挑水时，经常遇到大人们帮我挽水的事情。村民们这种互敬互让、乐意帮助别人良好风尚，在我年轻的心灵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每当我出门打水时，父母总是提醒我：“全忠啊，咱家离井近，如果人多，让他们先挽。

至家人。在被江子城忘却的幼年，他们早就相遇在麦田之中，结下深厚的情意。

直到那时，江子城才真正明白，自己拥有的能力，那些所谓预见的未来，正是有了自己的参与，才会发生。也就是说，这种预知能力就像是把现在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当成已知条件，总结规律，然后根据现有条件对未来的某一段时间的推演。不管是爆红还是拿奖，抑或是认识谢北望，如果自己没有努力过体验过，那些所谓的未来也就永远不会到来。即便拥有超能力，人生还是要自己走过，没有什么作弊的途径可言。

外，还可以有一些意外收获。比如拽猪鬃，趁杀猪匠烫完猪准备用石头刮猪毛的间隙，围观的孩子们一哄而上争抢着拽猪鬃。猪脖子和脊背上的鬃毛最好，长而硬、油性大、韧性好、弹性强。而想拽的孩童多，犹如一场混战，孩子们挤来扛去，惹急了甚至拳脚相加。看孩子们把猪鬃拽得差不多了，杀猪匠便上前制止，没有呵斥和责怪，只是提醒孩子们走开，以免滚水溅到身上。这些争着抢着拽来的猪鬃，我们一根根捋直拿回家放好，等货郎担来村上的时候，可以换几个江米糕或者糖豆打打牙祭。

除了拽猪鬃，孩子们还有一个收获就是能讨一个猪尿泡。猪尿泡就是猪的膀胱，吹满气有茶瓶胆那么大，用绳子把口一扎可以当气球玩，也可以当足球踢，是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的心爱之物。取出尿泡后，杀猪匠也不嫌脏，倒掉残留的尿液，直接用嘴把尿泡吹得鼓鼓的。一头猪只有一个尿泡，物以稀为贵，自然成为孩子们纷纷争抢的对象。

可热的猪尾巴自然难寻，也只有等到杀年猪时才能讨得一个。有时候，那些快言快语泼辣直爽的婶子们讨得一个猪尾巴后，也不慌着回家让自己的孩子吮吸，而是随手拉过旁边一个男孩，笑嘻嘻地把光溜溜的猪尾巴塞进男孩嘴里，还美其名曰说先让我们“尝尝鲜”。出于本能反应，刚刚下来的带着腥气的猪尾巴一沾到嘴唇，我们就“呸呸呸”作出一副呕吐状，赶紧溜之大吉，后边传来了乡亲们哄堂大笑。

孩子们看杀猪主要图个热闹，除了欣赏一番杀猪匠精湛的表演

谁家的小眼睛还没看影帝》 秋莹

男主角江子城虽然是个十八线的小明星，却和普通人不同，拥有能够预示未来的能力——只要和对方对视十秒，就可以看到对方当下最在意的事情未来的某一个片段。超能力针对每个人只能使用三次，且因着人体极限，每天也只能使用三次。可即便有着这样那样的限制，这份超能力依然让他在娱乐圈如鱼得水，就算混在十八线，也能成为人人喜爱的人形锦鲤，拍啥啥火，离影帝的距离似乎只差一部作品、一个爆红的机会。然后，他遇到了娱乐圈的顶级大佬——瑞慈娱乐的谢北望。谢北望虽然为人高冷，只爱赚钱，但却将江子城视为朋友，甚

至家人。在被江子城忘却的幼年，他们早就相遇在麦田之中，结下深厚的情意。直到那时，江子城才真正明白，自己拥有的能力，那些所谓预见的未来，正是有了自己的参与，才会发生。也就是说，这种预知能力就像是把现在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当成已知条件，总结规律，然后根据现有条件对未来的某一段时间的推演。不管是爆红还是拿奖，抑或是认识谢北望，如果自己没有努力过体验过，那些所谓的未来也就永远不会到来。即便拥有超能力，人生还是要自己走过，没有什么作弊的途径可言。

外，还可以有一些意外收获。比如拽猪鬃，趁杀猪匠烫完猪准备用石头刮猪毛的间隙，围观的孩子们一哄而上争抢着拽猪鬃。猪脖子和脊背上的鬃毛最好，长而硬、油性大、韧性好、弹性强。而想拽的孩童多，犹如一场混战，孩子们挤来扛去，惹急了甚至拳脚相加。看孩子们把猪鬃拽得差不多了，杀猪匠便上前制止，没有呵斥和责怪，只是提醒孩子们走开，以免滚水溅到身上。这些争着抢着拽来的猪鬃，我们一根根捋直拿回家放好，等货郎担来村上的时候，可以换几个江米糕或者糖豆打打牙祭。

除了拽猪鬃，孩子们还有一个收获就是能讨一个猪尿泡。猪尿泡就是猪的膀胱，吹满气有茶瓶胆那么大，用绳子把口一扎可以当气球玩，也可以当足球踢，是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的心爱之物。取出尿泡后，杀猪匠也不嫌脏，倒掉残留的尿液，直接用嘴把尿泡吹得鼓鼓的。一头猪只有一个尿泡，物以稀为贵，自然成为孩子们纷纷争抢的对象。

可热的猪尾巴自然难寻，也只有等到杀年猪时才能讨得一个。有时候，那些快言快语泼辣直爽的婶子们讨得一个猪尾巴后，也不慌着回家让自己的孩子吮吸，而是随手拉过旁边一个男孩，笑嘻嘻地把光溜溜的猪尾巴塞进男孩嘴里，还美其名曰说先让我们“尝尝鲜”。出于本能反应，刚刚下来的带着腥气的猪尾巴一沾到嘴唇，我们就“呸呸呸”作出一副呕吐状，赶紧溜之大吉，后边传来了乡亲们哄堂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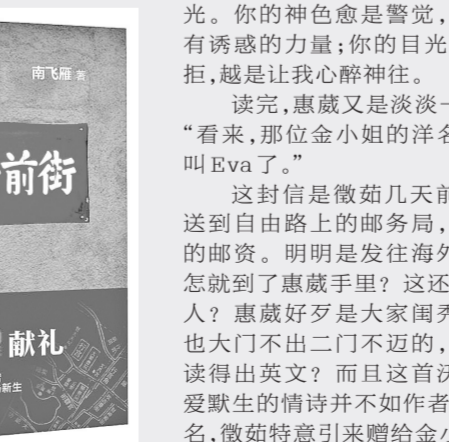
孩子们看杀猪主要图个热闹，除了欣赏一番杀猪匠精湛的表演

可热的猪尾巴自然难寻，也只有等到杀年猪时才能讨得一个。有时候，那些快言快语泼辣直爽的婶子们讨得一个猪尾巴后，也不慌着回家让自己的孩子吮吸，而是随手拉过旁边一个男孩，笑嘻嘻地把光溜溜的猪尾巴塞进男孩嘴里，还美其名曰说先让我们“尝尝鲜”。出于本能反应，刚刚下来的带着腥气的猪尾巴一沾到嘴唇，我们就“呸呸呸”作出一副呕吐状，赶紧溜之大吉，后边传来了乡亲们哄堂大笑。

孩子们看杀猪主要图个热闹，除了欣赏一番杀猪匠精湛的表演

可热的猪尾巴自然难寻，也只有等到杀年猪时才能讨得一个。有时候，那些快言快语泼辣直爽的婶子们讨得一个猪尾巴后，也不慌着回家让自己的孩子吮吸，而是随手拉过旁边一个男孩，笑嘻嘻地把光溜溜的猪尾巴塞进男孩嘴里，还美其名曰说先让我们“尝尝鲜”。出于本能反应，刚刚下来的带着腥气的猪尾巴一沾到嘴唇，我们就“呸呸呸”作出一副呕吐状，赶紧溜之大吉，后边传来了乡亲们哄堂大笑。

连载



中的恋人，我要堂堂正正凝视你迷人的脸庞；不畏惧你永远警觉的神色，不害怕你抗拒抗拒的目光。你的神色愈是警觉，愈是具有诱惑的力量；你的目光越是抗拒，越是让我心醉神往。

读完，惠蕙又是淡淡一笑道：“看来，那位金小姐的洋名，就是叫Eva了。”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诗路放歌

年的乡村味道 贺红江

汽车在崇山峻岭间穿行 对着青山绿水 忍不住扯开喉咙用力吆喝一声 故乡，我回来了 现在，风的速度 就是回家的速度

进入腊月，乡音越来越稠密 有一股特别的味道 在乡村上空聚集、碰撞 村口那棵黄葛树换了新装 村旁是今年新修的“四好农村扶贫路” 这条漂亮的“金丝玉带” 将乡亲们的视野延伸到繁华都市 时髦的家电，笔挺的小楼房 在左右邻舍间闪现 还有时髦的语言 在倚门而立的村姑袖口飞出

那些七沟八壑 潇洒地站立着晚熟李、蓝莓 甚至还有嘉宝果的身影 他们在风里频频点头 含情脉脉地守望全村院落

在村委会办公室 我看到一群人 在腊月里，这群外地人都带有乡里乡亲的口音 他们是年初到年末 左手是星星，右手是太阳 黝黑的面庞，刚毅的眼神 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的征途 解答着一道“精准扶贫”的时代课题

这道题，在原乡的苦菜地绽放吐蕊 这道题，你的爱我的爱汇河成海 这爱的味道 是新年最浓郁的乡村味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

明经能 德不超 官道